

第七〇三册

經濟彙編

食貨典

金部

金部

銀部

銀部

銅部

鉛部

錫部

鐵部

錢鈔部

銀部

銅部

鐵部

(卷)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一
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三百三十七卷目錄

全部紀事二

全部雜錄

食貨典第三百三十七卷

全部紀事一

後漢書郭皇后紀郭主生后及子况建武二十年后為沛太后况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繖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

拾遺記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為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富無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廚金穴况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遊未曾干世事為一時之智也

後漢書楊震傳震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

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雷義傳義字仲公豫章都陽人也初為郡功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座上後嘗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張奐傳奐為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莫健臺者且渠伯德等七十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美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莫健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單羌豪帥威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銀八枚奐並受之而名主傳於諸羌前以酒醉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

演繁露續漢書桓帝祠老子用純金鈿器揚雄蜀都賦曰雕鐫鈿器百伎千工

列女傳廣漢女婦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食格敦以所受田地奴婢三百餘萬悉讓與兄裁畱菜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此金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擔金送與兄嫂嫂初謂叔窮乏來欲借貸有不悅之色見金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金

後漢書獨行傳王忱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忱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謂忱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腹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即囊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

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忱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忱忱後乘馬到維縣馬遂奔走牽忱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忱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忱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任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忱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忱忱辭讓而去時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忱休息自與俱迎彥喪餘金俱存忱由是顯名孝子傳郭巨河內溫人也妻生男謀曰養子則不得備業妨於供養當殺而埋焉婦入地有黃金一釜見上有鐵券曰黃金一釜賜孝子郭巨

後漢書列女傳樂羊子妻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還尋師

邵原別傳邵原字根矩以喪亂方熾遂往遼東時同郡劉攀亦俱在焉遼東人圖奪太守公孫度度覺之捕其家而攀得免度曰有藏劉攀者同誅攀嘗過歸原曰窮鳥入懷原曰焉知斯懷之可入遂匿之月餘

東萊太守太史子義素有義節原以攀付之舉臨去以其手所伐劍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劍還謂度日將軍平日與攀無仇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為蜂蠆耳今攀已去而尚拘開其家其念為毒蟻必滋甚矣度從之即出攀家原以金還之

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一金管揮鋤如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

曹操別傳操引兵入碭發梁孝王塚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哀泣

述異記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黃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人為之語曰虎豹之口不如饑人劉備在荊州時粟與金同價

漢末大饑江淮間童謠云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貴於黃金

英雄記董卓郿塢有金二三萬斤

酉陽雜俎頽陽碑魏曹丕受禪處後六字生金司馬氏金行明六世還魏也

蘇秦金魏時洛陽令史高顯掘得黃金百斤銘曰蘇秦金

晉書五行志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架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雷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也

世說劉聰譖陳矯明帝以金五餅授矯曰君明朕心願君妻子未知也

幽明錄譙縣城東因城為臺方二十丈高八尺一尸古之冢也魏武帝即築以為臺東面牆崩金玉流出取者多死○築復之

獨異志魏飽子都暮行於野見書生卒然心痛下馬為摩其心有項書生卒子都視其囊中有素書一帙金十餅乃賣二餅葬書生其餘枕之項下置素書腹上而退其後數十年子都行有一駿馬逐之既而有認馬者謂子都為盜因問兒所在子都具言於是相隨往開墓取其兒歸葬金八餅在項下素書在腹上舉家詣官稱子都之德由是子都聲名大振

廬江七賢傳陳翼字子初到藍鄉見道邊有馬旁有一病人呼曰我長安魏公卿聞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病困日有金十餅素二十匹死則賣以贖餘謝主人既死翼實素質棺及衣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

晉書五行志清河王暉為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粟之及後為惠帝太子不終於位卒為司馬越所殺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牌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羣寇起

劉欣期交州記趙姬者九貞人乳長數尺入山聚盜遂攻郡常著金摘提展

金有華出珠崖謂金華米者也雪山在新昌南人會於山中得金塊如升迷失道還置本處乃得出

宋書符瑞志永和元年三月廬江太守路永上言於春穀城北見水岸邊有紫赤光取得金狀如印遣主簿李邁表送

異苑義熙中新野黃舒耕田得一船金十者云三年勿用長守富也舒不能從遂成土壤

晉書藝術傳隗炤者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翼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到期日有翼使者止亭中要遂贖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踐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嘆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跡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上焉

異苑晉陵曲阿楊曉財數千萬三吳人多取其直為商賈治生輒得倍直或行長江卒遇暴風及劫盜者若投脫錢多獲免濟晚死後先所埋金皆移去鄰人陳家陳嘗晨起見門外忽有百許萬鎰封題是楊曉姓字然後知財物聚散必由天運乎

汝南殷陶市同縣張南宅掘地得錢百萬金千斤即以還南南曰君至德感神實為君出終不肯受陶送付縣

扶南國治生皆用黃金餽贈東西遠近雇一斤時有不至所居欲減金數船主便作幻詭使船底砥折狀

欲淪滯海中進退不動衆人惶怖還請賽船合如初即疊有古塚或發之有金牛塞延門不可移動犯之則大禍

南齊書林邑國傳宋永初元年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母夢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楊邁故以爲名楊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楊邁林邑有金山金汁流出於浦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

元嘉二十二年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破其北界大戎區粟城獲金寶無算毀其金人得黃金數萬斤餘物稱是

太祖紀太祖後宮器物櫛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官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花爪用鐵迴釘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南史褚裕之傳裕之兄子湛之湛之子彥回爲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袖中密將一餅金求問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南齊書劉劭傳劭子俊持節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俊既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閭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領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世祖晏駕鬱林新立俊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俊付廷尉將加誅戮高宗啓救之見原崇綱

百斛諮議宗臺別駕宗史獻穀二千斛牛二頭換借富貴以助軍費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乃取此龍以充軍實

酉陽雜俎金錢花一云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梁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

南史梁武帝諸子傳廬陵王續死次子應嗣應不慧嘗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鉗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特乞汝

南雍州記福祿城謝艾所築下有金泉味如酒有人飲此泉水見有金色從山中照水往取得金故名陳書歐陽頔傳頔在嶺南交州刺史袁曇綬密以金五百兩寄頔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爲四百兩付兄智矩餘人弗之知也頔尋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在曇綬尋卒至是頔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嘆服

魏書公孫表傳表第二子軌字元慶少以文學知名太宗時爲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世祖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探把世祖乃親探金賜之謂軌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

段承根傳承根父陳字長祚陳與承根歸國世祖素聞其名頗重之以爲上客後陳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陳欲南奔世祖問曰何以知之告者曰陳置金於馬槽中不欲逃走何由爾也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

趙柔傳柔字元順少以德行才學知名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緣柔呼主還之

李孝伯傳孝伯子安世初拜中散以溫敏敬慎高宗親愛之累遷主客令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續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續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

食貨志世祖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

郡國志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每夜見赤光於光處掘得金百斤銘曰蘇家金業爲之造守周書王思政傳思政加特進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墮多壞思政方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敕令與大尉任國公于翼高頴等同修律令事訖奏開別賜九環金帶一腰

梁毗傳毗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傑由此遇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

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

唐書蕭瑀傳武德元年遷內史今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自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之故賜黃金一函公其勿辭

尉遲敬德傳敬德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辭曰敬德起幽賤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殉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敬德開門安臥賊至不敢入

孔帖馮子猷以豪俠聞貞觀中入觀戴金一舸自墮雲仙雜記河間王夜飲妓女謳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終金牌盈座

唐書高馮傳馮字季輔爲吏部侍郎善鈴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一咒其清鑒焉

盧氏雜記侯君集破高昌得金簪甚精御府所無

唐書孟詵傳詵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他日至劉稹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后聞不悅出爲台州司馬

明皇雜錄元宗曰我祖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粟玉臂支辰以岐王初進龍池篇賜之金帶以玉臂支賜妃子妃子後以賜阿蠻

瑯嬛記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鎔黃金散瀉入水中視巧拙以下來年否泰梅妃一瀉得金鳳一隻首尾足翅無不悉備

雲仙雜記蘇尚書八十猶參禪大鴻訪之以手拍碎金面基盤尚書尋有悟解

汝陽王璵取雲夢石斲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餽部尚書

周光祿諸妓掠髮用鬱金油傅面用龍消粉染衣以沉香水月終人賞金鳳凰一隻

劇談錄李沆公鎮鳳翔有屬邑編氓因縣田得馬蹄金一瓮里民送於縣署公牒將至府庭宰邑者喜於獲寶欲以目爲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爲土塊矣覓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遂爲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奸計換之遂遣理曹據與軍吏數人就拘案其事獲金之社咸共證焉宰邑者爲衆所擠摧沮莫能自白既而謂辱滋甚遂以爲易金伏罪詞款具有未窮隱用之所遂令拘繫僕隸脅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紜枉撓結成獄具備以詞案上聞沆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席停杯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驚嘆或云牧齊人之獲或云有楊震之癖談笑移時以爲壯健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公滋亦在幕中俛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非判官親鑒乎袁相曰與之無素李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袁相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請相國詳之沆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見非判官莫探情僞袁相曰諾因俾移獄府中按問乃令閤覓間得三十五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在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二農工昇至縣境計其負金

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卽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沆公歎伏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途至德宗朝皆爲宰相

唐書韋夏卿傳夏卿爲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常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類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

郝珙傳珙爲行原州刺史在邊積三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剝剔而歸其屍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邊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原行營節度使封保定郡王贊普常等此身鑄金象令于國曰得生此者以金玼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徒爲慶州刺史演繁露令狐綯賜金蓮燭是以金蓮花爲臺事見摭言

唐書劉又傳又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爲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平語不能下賓客因持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

杜陽雜編唐敬宗時浙東貢舞女戴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爲鸞鶴狀仍飾以五彩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稱之重二三分爾

盧氏新記唐文宗一日問宰臣曰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脫銅安妃金條脫是臂飾也

同昌公主傳同昌公主出降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

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

雲仙雜記霍定與友生遊曲江以千金募人竊貴侯亭樹中蘭花插帽簪自持往綺羅叢中賣之士女爭買拋擲金錢

雲陽改氏值豐年則盡取金錢埋之九里皆滿曰有得意田遂可棄無用金

續博物志同光中莊宗遣平蜀得王衍金銀命悉鎔之爲金磚銀磚約重三百斤一磚開一竅二人攜之上有匠人名曰馮高過荆南高季興曰馮高主屬我坑官持而有之儲爲一庫皇朝建隆中金銀入京師斤兩封緘如故

十國春秋南漢高祖本紀大有七年帝作殿于內宮曰昭陽殿殿用金爲仰陽銀爲地面簷檼椽皆傳白金

後主本紀大寶六年中官陳延壽作諸淫巧動糜斗金

遼史太祖紀神冊元年春二月建元初闢地爲壇得金鈴因名其地曰金鈴岡

姦臣傳張孝傑爲北府宰相久在相位貪貨無厭時與親戚會飲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家

宋史劉濤傳濤管天福初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遷工部郎中賜金紫歷度支職方二郎中掌左藏庫時

少帝奢侈常以銀易金廣其器皿李松判三司令上庫金之數及松以元簿較之少數千鎰松責曰帑庫

通式一日不受虛數毫釐則有重典濤曰帑司常有報不盡數以備宣索松令有司勸濤濤事迫以情告

樞密使桑維翰乃止罰一月俸

李絳傳絳知欽縣地產黃金民輸以代賦後金竭責其賦如故絳奏罷之

鄭起傳起字孟隆不知何許人少游京洛間僦薄無檢操聞襄州雙泉寺僧能爲黃金往依焉遂削髮爲

侍者久之知其詭譎乃反初服後舉進士歷河西令趙普傳開寶二年冬普嘗病車駕幸中書三年春又

幸其第撫問之賜資加等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會車駕至

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

實不知帝歎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

杜鎬傳鎬爲祕閣校理太宗觀書祕閣詢鎬經義進對稱旨即日改虞部員外郎加賜金帛又問西漢賜

與悉用黃金而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

聞見近錄宋太宗皇帝嘗欲自宰臣至侍從官等第賜帶且批旨曰犀近角玉近石金百鍊不變真寶也

遂作笏頭帶以賜輔臣宋史張永德傳初永德寓睢陽有書生鄰居臥疾永

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永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上訴

末德曰後當相遇于彼末德曰吳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吾自有術末德遂行數舍懇求藥法生曰君當

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言訖而去及末德也下蔡牙帳前後隊部曲八百人皆金銀刀契繡旗幟末德

善騎射左右分掛十的握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淮

民衆觀有一僧牌脫末德遠名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末德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

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然能降志禮賢當別有授公藥法者末德由此益聲家資延致方士故太

祖以方外待之初睢陽書生嘗言太祖受命之兆以故末德潛意拱鬻太祖將聘孝明皇后也未德出緡

錢金帛數千以助之故盡太祖朝而恩渥不替夢溪筆談詳符中方士王捷本黔卒嘗以罪配沙門

島能作黃金有老鍛工畢升曾在禁中爲捷鍛金升云其法爲爐施使人隔牆鼓鑪蓋不欲人規其啓閉

也其金鐵爲之初自冶中出色尚黑凡百餘兩爲一餅每餅解鑿爲八片謂之鴉嘴金者是也今人尚

有藏者上令上坊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餘

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爲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

李簡夫家有一龜乃其伯祖虛已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

得其家至今匿藏宋史宋壽昌傳富弼韓琦爲相遣使四出寬恤民力

擇壽昌使湖南或言邵州可置冷采金者有詔興作壽昌言州近蠻金冶若大發蠻必爭自此邊境恐多

事且廢良田數百頃非敦本抑末之道也詔亟罷之楊偕傳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唐左僕射於陵六世

孫父守慶仕廣南劉氏歸朝爲坊州司馬因家焉偕少從种放學於終南山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

知開源縣再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

有化瓦石爲黃金者乎就借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日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

王氏談錄公言丁謂前敗之一夕買竭都市中金餘產籍沒後官斥賣人有買其緣薦一析之得絹凡三百餘端

公言李防給事有一金帶唐之制作尾刻云龍朔某年紫宸殿宣賜鄭畋其制作與邑澤尤奇防卒其子不肖妄以與人臨淄公晏殊畱守南郡大會客伎有金帶立其側者公目之覺異於常引視其刻問所從來曰李氏子所假公悅歎久之

宋史胡宿傳宿歷樞密副使以太子少師致仕少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

高觀傳觀爲京西轉運使徙益州彭州廣碕瀘水二峽地出金宦者挾富人請置場募人夫採取之觀曰聚衆山谷間與夷獠雜處非遠方所宜且得不償失秦罷之

冷齋夜話王荆公居鍾山時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少坐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更卒竊之故使人問司之者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荆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問富貴如羣兒作息乃可耳

游宦紀聞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常觀歸田錄戴歐公家有一玉壘形製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爲碧玉在潁川時嘗以示僚屬坐

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真宗廟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寶物皆藏宜聖庫有翡翠琰一隻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環於署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

東軒筆錄英宗素懷戚里之眷僧初即位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璋家犯銷金即日下有司必欲窮治知開封府沈遵從容奏曰陛下出繼仁宗李璋乃仁宗舅家也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學士爲我平之遵退坐府名衆匠出表示曰此銷金乎銷銅乎匠曰銅也沈即命火焚衣而罷

石林燕語王荆公在金陵神宗嘗遣內侍麥文炳傳宣撫問因賜金二百兩公望開拜受跪而語文炳曰安石閑居無所用即庭下發封顧使臣曰送將山常住置田祝延聖壽

閩見近錄司農寺請蠲祠廟每軀若干錢張文定留守南京而以其事聞於神宗大駭之即批其奏曰慢神贖禮無甚於此詔天下速罷之司農官罰金語錄程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往見之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穎昌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一重二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待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爲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纂異記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

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垂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鐵圍山叢談政和初長沙益陽縣山溪流出生金重十餘斤後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

揮塵餘話高宗應天中興之初大臣有薦瀘州草澤彭知一者有康濟之略隱居鳳翔府得旨令守臣錢蓋等津發至行在所既入朝遇以所燒金及藥術爲獻詔云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仰三省發遣赴元

來去處日下施行仍將燒金合用什物於街市搗毀宋史五行志紹興中耕者得金甕重二十四鈞於秦檜別業

船慮夜話孝宗嘗患痢藥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鋪遣中使問之曰汝能治病否曰專對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脈醫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米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而愈德壽乃大喜就以金杵曰賜之乃命以官至今呼爲金杵曰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遇

宋史列女傳謝泌妻侯氏南豐人始并家貧事姑孝謹盜起焚里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甦見一篋在側發之皆金珠族婦以爲己物侯悉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

續文獻通考宋錢穀居父憂有少年數人來曰爾父通我金數百萬穀與之不吝夜有盜入呼與一鋌白金使速去終不語人後其子至顯官人以爲陰德之報

報

金史太祖紀收國元年正月壬申朔羣臣奉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上曰遠以寶鐵爲號取其堅也寶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先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

賈少冲傳少冲字若虛通州人勸學日誦數百千言家貧甚嘗道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

元史隱逸傳杜瑛霸州信安人金將亡瑛避地河南緱氏山中搜訪諸書盡讀之古今得失如指諸掌間關轉徙教授汾晉間中書粘合珪開府爲相瑛赴其聘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術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

賈居貞傳居貞字仲明具定獲鹿人年十五汴京破奉母居天平甫冠爲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居貞却之太宗聞而嘉歎勅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

朱國寶傳國寶其先徐州人後徙寶坻父存器歷官至修內司使嘗夜行蘆溝橋獲金一囊坐而待其主以付之其人請中分存器笑而遣之

劉正傳正爲雲南行中書省左丞雲南民歲輸金銀近中慶城邑戶口則說稱逃亡甸寨遠者季秋則遣官領兵往徵人馬芻糧往返之費歲以萬計所差官必重賂省臣乃得遣徵收金銀之數必十加二而折閱之數又如之其送迎饋贐亦如納官之數所遺者又以銅雜銀中納官正首疏其弊給官秤俾土官身詣官輸納其弊始革始至官儲貳二百七十萬索白銀百錠比四年得貳一千七十萬索金百錠銀三千

錠

郝天挺傳天挺拜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一日以奏事數陳明允特賜黃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也第旌汝肯言耳

王都中傳都中爲饒州路總管郡歲貢金而金戶貧富不常都中考得其實乃更定之包銀之法戶不過二兩而州縣征之加十倍都中責之一以詔書從事曹鑑傳鑑任湖廣員外時有故掾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鑑鑑漫爾置篋笥中半載後因欲合藥刺命取視之乃有黃金三兩雜其中鑑驚歎曰淵伯以我爲何如人也淵伯已歿鑑呼其子歸之其廉慎不欺如此

輟耕錄太府少監阿魯奏取黃金三兩爲御鞭刺花用上日不可因請易以銀而鍍金者上曰亦不可金銀首飾也今民間所用何物對曰用銅上曰可此事楊太史瑀所言太史居官時日侍上故知其詳昔賣赤鷹房之執役者每歲以所養海東青有獲頭鵝者賞金一錠頭鵝天鵝也以首得之又重過三十餘斤且以進御膳故曰頭

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貧居閭之深山業薪以自給一日伐木溪澗忽見一巨蛇章質盡白昂首吐舌若將噬已生棄斧斤奔避得脫妻問故具以言因竊念曰白鼠白蛇豈寶物變幻邪耶即拉夫同往蛇尚宿雷未去見其夫婦來回首溯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則入一巖穴中就啓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乃黃巢手迹治爲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算生拾取騎零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

薪鄰家疑其爲盜告其姊之夫嘗爲吏者吏詢之嚴不敢隱隨饋白金五錠更貪求無厭訟之官生不獲已主一巨室悉以九穴奉巨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迨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因回申云具問本根所以實不會掘發實藏其事遂絕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也適其妻徙置榻下一夕聞繞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怪之夫婦共取視鑄鎗如故啓籠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老巨室嗟夫天地間物苟非我有難得之亦終失也巢之亂唐天下剽掠寶貨歷三四百年至于我朝而爲編氓所得固得之不能保之而卒歸於富家其路官者得金甲自以爲子孫百世計一旦作神物化去是皆可爲貪婪妄求者勸

元史揭傒斯傳傒斯龍興富州人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爲授經郎富州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爲募淘金戶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聊生有司遂責民之受役於官者代輸民多是以破產中書因傒斯言遂蠲其征民賴以甦富州人至今德之

蓋苗傳苗出爲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產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民有忤其官長意輒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止猾吏爲奸利莫敢誰何苗建言罷之剪勝野聞太祖自敎朱氏世德之碑曰日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攜二子

寓圖雜記吳文正公訥為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道人齋黃金百兩追送慶府公不啓題詩其上還之曰驚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難若有賊私併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

續文獻通考徐之翰鄆人嘗貸黃金後攜以償時在汴舟因給曰金誤墜水之翰不疑後其人自悔疾且死遺其子來謝償之徐即以所償助其喪葬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賣與閭門徽鋪客年餘小民過其地人叢中貓躍入其懷鋪中人奪之去悲鳴不已至夜小民臥舟中聞蓬間有聲視之貓也口銜一綫袍內有金五兩餘小民得之大喜人謂之曰義貓

萬曆初許墅關王序三家養一猪有年一日銜其主衣裙行異之隨其所往以嘴掀土出瘞金千兩家遂大饒遠近稱其家為猪金

天中記朝鮮國都有兄弟二人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楊花渡同舟以濟忽投金於水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不若投諸江忘之兄曰汝言誠是亦投金於水

筆記晏子城西北二十里吳地志云晏子娶吳王女築城于此至今耕者得黃金狀如菱角中有齊字名晏子金

合肥縣志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之間往往得小金餅上有篆文劉主字世傳淮南王棄金也得之者至多天下謂之印子金是也然止于一印重者不

過半兩而已鮮有大者余嘗于壽春漁人處得一餅言得于淮水中凡重七兩餘面有二十餘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紋理分明傳者以謂渥之所化手痕正如握渥之迹

金部雜錄

易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程金取剛矢取直義本周禮獄訟入鈎金求矢而後聽之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本黃中色金亦謂鈎金程金剛物

妬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程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

鼎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本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

繫辭上傳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大朱子曰同心之利雖金石之堅亦被他斷做兩段

說卦傳十一乾為金義正義曰取其剛之清明也至大程氏曰堅剛也胡氏曰文純剛為金

寶去七十里湯以杜山之金以贖民之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贖賣子者江陽之珠天下一美上有丹沙下有黃金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鐵萬盧山發而出金蚩尤取以為鏃雍孤山發而出金蚩尤取以為鏃楚有汝漢之黃金列子夏革謂殷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方壺三曰員嶠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上高觀皆金闕

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黃金注者昏韓子荆南麗木之中生金

神異經西北荒中有一金闕相去百丈白虎通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金之為言禁也

張衡七啓金華之鳥動趾遺光風俗通漢書曰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車馬衣服極為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求神仙隱形體自謂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益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棄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劾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放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有極王陽

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難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鍾會初薨論夫養生似永鑰石像金

孔融聖人優劣論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也

吳時外國傳斯謂國作金牀

扶南傳昆壽國食器皆以金爲之金多如此問之石

路中山邊無有限量

抱朴子山中亥日稱人字者金玉知其物則不能爲害

廣志鑰石似金亦有與金雜者淘之則分

傳子憑千金於市人不取取者分定矣委一錢於路

童子爭者分不定矣

元中紀金之精爲牛

秦州記金城郡應劭云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

臨海記白石山去縣邑三十里望之如雪上有湖相

傳云金鵝之所集

鄉緝之東陳記金純山之康縣南三里故老傳云有

人得金純于此故名山

異物志狼臙民與漢人交關常夜爲市以鼻嗅金知

其好惡

幽明錄海中有金臺臺內有金丸

孫氏瑞應圖具人者黃帝時遊於池王者有茂德不

食貨利則金人乘船遊於王後也

地鏡圖黃金之氣赤黃千萬斤以上光如大鏡盤

白澤圖黃金之精名石塘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

妻白鼠以昏時見視所出入中有金

魏書迷密國傳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山出金玉亦

多鐵

副貨國傳副貨城周匝七十里國王有黃金殿殿下

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南天竺國傳城周匝十里城中出黃金

林邑記從林邑往金山三十餘里遠望金山嵯峨而

赤城照耀谷中亦有生金形如蟲牙細者似蒼蠅大

者若蜂蟬夜行耀光如螢火

唐書西域傳拂菻古大秦也土多金銀

南詔傳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水多金

款

杜陽雜編羅國有桑枝榦盤曲覆地而生大者連

延十數頃小者蔭百畝上有豎長四寸色如金其絲

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織以爲絹表

裏通堂

嶺表異錄五嶺內富州賓州澄州江陵間皆產金側

近居人以淘金爲業自旦及暮有不獲一星者就中

澄州者最爲良金余頃年使於上國親友附澄州金

二十兩余訝其單鮮有人曰金雖少貴其夜明有異

於常金耳遂留宿驗之信然也

續博物志生金出長傍諸山取法以春或冬先於山

腹掘坑方夏水潦蕩沙泥土注之坑秋始披而揀之

有得片塊大者重一斤或二斤小者不下三四兩先

納官十分之八餘許歸私仍累勞効免征賦賦金出

麗水河聯川有罪送淘金所最爲重役會同川銀山

出銀礦私置治官收十之三諸聯川有錫山出錫

華俗謂上金爲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爲楊邁金

印子金世傳淮南王安藥金上有印子篆文劉主字

壽州八公山土中耕者往往得之小餅重半兩有一

印大餅至七兩有二十許印

襄趙之間故春陵白水之地多得金麟趾裏驢金趾

中空四旁有文刻工巧裏驢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乾

柿土人謂之柿子金或曰此裏敬所爲藥金和藥最

良

錢塘記縣東南有岷山長老相傳採金於此

唐六典金十四種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

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鑲金曰捻金曰口金曰團金

曰貼金曰嵌金曰裏金

夢溪筆談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之間往往得

小金餅上有篆文劉主字世傳淮南王藥金也得之

者至多天下謂之印子金是也然止於一印重者不

過半兩而已鮮有大者予嘗於壽春漁人處得一餅

言得於淮水中凡重七兩餘面有二十餘印背有五

指及掌痕紋理分明傳者以謂渥之所化手痕正如

握泥之迹裏隨之間故春陵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

趾裏驢趾中空四旁皆有文刻極工巧裏驢作團

餅四邊無模範跡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土人

謂之柿子金趙飛鸞外傳帝親召昭儀浴多哀金餅

以賜侍兒私婢殆此類也一枚重四兩餘乃古之一

斤也色有紫艷非他金可比以刀切之柔甚於鉛雖

大塊亦可刀切其中皆虛裏以石磨之則霏霏成屑

小說麟趾裏驢乃裏敬所爲藥金方家謂之裏金和

藥最良漢書註亦云異於他金予在漢東一歲凡數

家得之有一窖數十餅者亦買得一餅
物類相感志金遇鉛則碎

癸辛雜識廣西諸洞產生金洞丁皆能淘取其碎粒如蚯蚓泥大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其碎者如麥片則名麩皮金金色深紫比之尋常金色復加二等此金之絕品也銀之品有紋如羅甲者有松紋者有中窪而郭高者皆為精銀其絕品則色青故官品有金紫銀青之目蓋金至於紫銀至於青為絕品也野客叢談惠帝紀云視作斤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十斤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金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也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魚亦謂一金萬錢索隱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為然自三代至晉莫不皆然何千百年間金價一律如此今日之價視古又何倍蓰邪

日知錄漢時黃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樂大至齊金萬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兩滿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輪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鈞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場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法正

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穎胃傳長沙寺僧葉富沃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焉下方黃鐵莫有見者穎胃起兵乃取此龍以充軍實梁書武陵王紀傳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選至有百選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於史尚書疏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銅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為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今以目所睹記及會典所載國初金價推之亦大略可考會典鈔法卷內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徵收卷內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稅糧金每兩准米十石銀每兩准米二石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通賦欲以蘇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將愈困民更令金每兩准米二十石銀每兩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末樂十一年令金每兩准米三十石則當銀七兩五錢矣又令交趾召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三十引則當銀十兩矣豈非承平以後日事侈靡上自宮掖下逮動費用過乎物之故與幼時見萬曆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江左至十三換矣投珠抵璧之風將何時而見與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金價亦四五倍於銀也元史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是金價十倍於銀也史記平準書一黃金一斤臣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是漢之金已減於秦矣漢

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惠帝紀注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古來用金之費如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何姬傳注引江表傳孫皓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今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書釋老志與光元年勅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為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五代史閻世家王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應宮梵棋樂盤全以金飾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全計金史海陵本紀官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慈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又言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二千二百四十四兩此皆耗金之繇也杜鎬之言頗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為箔無復再還元矣故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為箔而太祖實錄言上出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祇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鑄得之嗚呼儉德之風遠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三百三十八卷目錄

金部外編

銀部彙考一

漢武帝元狩一則 子嬰初始一則

吳馬程侯天圖一則

晉武帝康康一則

北魏宣武帝延昌一則 孝明帝神龜一則

唐中宗開元一則 憲宗元和一則 宣宗大

遼聖宗太平一則

宋太祖開寶二則 太宗至道一則 仁宗一則

宗憲寧一則 大觀一則 政和一則 欽宗

靖康一則 高宗建炎一則 孝宗隆興一則

寧宗慶元一則 淳熙三則 光宗紹熙一則

金海陵正隆一則 世宗大定二則 章宗明

元二則 世宗中統三則 至元十三則 成宗元貞

至正三則 英宗至治一則 泰定帝泰定二

則 致和一則 文宗至順一則 順帝至正

明太祖洪武一則 成祖永樂一則 宣宗宣

英宗天順四則 憲宗成化九則 孝宗弘

治四則 武宗正德四則 世宗嘉靖三則

穆宗隆慶一則

食貨典第三百三十八卷

金部外編

拾遺記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

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於山

銀湧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

關令內傳老子與尹喜登崑崙上金臺玉樓七寶宮

殿晝夜光明

搜神記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成齋戒向北斗星辰而

拜告備於天乃有赤虹見虹化黃金有刻文孔子受

而跪讀之

茅君內傳取鉛十斤著鐵器猛火燒之三沸投九轉

之丹一銖于中攪之須臾立成黃金九斤

陳思王辨道論甘陵始其謂余曰日本師姓韓字世雅

始常與思南流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于海

拾遺記魏明帝即位二年起靈禽之園遠方國所獻

異鳥珍獸皆畜此園也昆明國貢獻金鳥人云其地

去燃州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

翔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爲至祥聞大魏之德被於荒

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

飼以眞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爲

器昔漢武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

乃起小屋處之各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爲戶驅使內

外迴光官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珥謂之辟寒金

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

者亂爭此寶金爲身飾及行臥皆懷挾以要寵幸也

魏氏衰滅池臺鞠爲煨燼獻金之鳥亦自翔翔

神仙傳陰長生馬明生得度世之道將長生入青城

山中養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清神丹
經授之鳴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盡
即昇天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不
問識與不識者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
不老在民間三百餘年後於平都山東白晝昇天而
去

容成公服三黃得仙所謂雄黃雌黃黃金

抱朴子合金液用古稱黃金一斤都合用四十萬而

成一劑可令八仙人也其次餌黃金一斤可得地仙

搜神記魏郡張巨賈宅與陳應應舉家疾賣何文文

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人丈餘高冠赤

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文問細腰曰高冠者誰答曰

金也在西屋壁下文掘得金三百斤

拾遺記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從地而

出成淵故曰淫泉或言此水甘軟男女飲之則淫其

水小處可濫觴褻涉大處可方舟沿汭隨流屈直其

水激石之聲似人之歌笑聞者令人淫動故俗謂之

淫泉時有鳧雁色如金羣飛戲於沙灘難者得之乃

眞金鳧也昔秦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而

飛至淫泉後寶鼎元年張善爲日南太守郡民有得

金鳧以獻張善該博多通考其年月即秦始皇墓之

金鳧也

異苑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

見金牛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

符堅建元中長安樵人於城內見金鼎走白豎豎遣

載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

宋書符瑞志晉穆帝末和元年二月春穀民得金勝

一枚長五寸狀如織勝明年恒溫平蜀

異苑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漢須臾喻響便竭願釐酒灌之隨投隨涸便吐金滿釜於是災孽日祜而豐富歲臻

羅浮山記州南千里有牛潭漁人見金牛自水出義熙中縣民張安臨得金像大如指遂數十尋尋之不已俄有物從出引之掘不能竟以刀斷得數尺安遂致富其後義興周雲甫掩出牛犂斷其像得二丈遂以財雄

幽明錄晉南頓王平新營一宅始移夢見一人云平與今黃欲以一器金賂暴勝之為暴所載埋金在吾上見鎮廷甚若君復築室無復出入涯平明日即擊壁下入五尺果得金

異苑永康王曠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曠怪所以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觀二黃鳥闕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既得撞破內空段有二鳥處

幽明錄淮牛渚津水深極無可算計津人忽見一金牛形甚瑰壯以金為鏤料也

巴丘縣自金岡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其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于此潭獲一金鏤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聲貌莽壯釣人被駭牛因奮躍還潭鏤乃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以此取名

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惡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止承塵為我福耶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鈞為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

述異記南康零都縣沿江去縣三里名夢口穴狀如石室舊傳常有神雞邑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同翔長鳴響徹見人輒飛入穴因號此石為雞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雞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雞遙見便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丸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門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遍身黃衣擔兩籠黃紙求寄載因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食訖船適至崖下船中乞瓜此人不與仍唾盤上徑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

酉陽雜俎處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潞陽道士居焉太和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見庭下忽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一物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遶醮壇久之復入於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於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燭然即置於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為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雲仙雜記王鯨逢賣麻姥黃衣破結有饒色憫之乃以千錢買麻姥謝而去及歸悉於烏頭甌盡成金釵蓋姥非常人也

河東記翼播者峽中雲安監鹽買也其初甚窮以販鹽蔬果自業結草廬于江邊居之忽遇風雨之夕天地陰黑見江南有炬火復聞人呼船求濟甚急時已夜深人皆息矣播即獨棹小艇涉風濤之至則執炬者小地視之即金人也長四尺餘播即載之以歸於

是遂富經營販鬻動獲厚利不十餘年間積財巨萬竟為三蜀大賈

五代史鄭遨傳遨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遂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邀嘗驗之信然而不求也

稽神錄建安中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城市經過舍南大塚塚旁恆有一黃衣人與之較力為戲其主因歸遲將責之奴以實告往視之信然一日挾繩而往伏於草間小奴至黃衣兒復出即起擊之應手而仆乃金兒也因持而歸家遂殷富

聞見近錄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澈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為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與即拜洞下一夕月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間石連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整而貨之衣食頓富為隊長所察執之以為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其家取石至郡而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至今藏於軍資庫中子瞻有詩記之

畫壇錄王瞻在房陵賣金皆佛臂腕金不精土人不售一日出一手斷之納諸煎器鼓鑪久之既出金在掌而手完好如故瞻匠大駭而至今呼瞻為歌利王

誠齋雜記沈義為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盤賜之後授官為碧落侍郎

蔡州丁氏女精於女紅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庭中明日瓜上有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括異志韋思元求鍊金術一日有居士辛銳來謁病癰潰血且甚韋方會客居士遂溺於筵上客怒皆起銳亦告去忽不見視其溺乃紫金液光彩燦然客有解者曰辛屬金兌西方屬金銳其金精乎

銀部彙考一

漢

武帝元符四年收銀錫造白金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符四年冬有司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

按史記平準書武帝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百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百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
孺子嬰初始元年是年王莽即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日新新莽作朱提銀

按漢書食貨志王莽即真作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

吳

烏程侯天冊元年吳郡掘地得銀

按三國吳志孫皓傳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

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晉

成帝咸康元年檢金部見銀充上元給賜

按晉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晉故事咸康元年有司奏上元給賜衆官銀檢金部見銀一萬五千兩充給

北魏

宣武帝延昌三年詔驪山及白登山銀礦並置銀官採鑄

按魏書宣武帝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輪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

孝明帝神龜元年詔開恆州銀山
按魏書孝明帝本紀神龜元年閏月甲辰開恆州銀山之禁與民共之

唐

元宗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云云

憲宗元和 年天下銀冶歲采銀萬二千兩

按唐書憲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元和初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

宣宗大中 年增銀冶二天下歲率銀一萬五千兩

按唐書宣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匹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天下歲率銀一萬五千兩

遼

聖宗太平七年置陰山金銀冶復遣使求產金銀之

所

按遼史聖宗本紀太平七年五月西南路招討司奏陰山中產金銀請置冶從之復遣使循遼河源求產金銀之所

宋

太祖開寶三年詔桂陽監歲輸銀減三分之一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治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金產商便欽撫四州南安軍銀產鳳建桂陽三州有三監饒信虔越衢處道福汀漳南劍韶廣英連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軍有五十一場泰隴興元三州有三務銅產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劍八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五場梓州有一務鐵產徐兗相三州有四監河南鳳翔同就儀新黃袁英九州興國軍有十二治晉磁鳳禮道渠合梅陝耀坊虔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務信鄂連建南劍五州邵武軍有二十五場鉛產越建連英春韶衢汀漳南劍十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六場務錫產河南南康虔道賀潮循七州南安軍有九場水銀產泰階商鳳四州有四場朱砂產商宜二州富順監有三場開寶二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彫弊每念茲事深疚於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民鑄銅爲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外
開寶五年二月庚辰以鳳州七房銀冶爲開寶監
按宋史太祖本紀云云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請定州諸銀礦置官不許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諸山多銀礦而鳳州山銅礦復出採鍊大獲而皆良焉請置官署掌其事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

仁宗 年南劍州請發石碑等銀鑛不許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澠水燕談錄仁宗朝南劍州上言石碑等銀鑛可發上謂三司使曰但不害民則爲國利或於民有害豈可行也上之恤愛元元至矣

英宗治平 年諸州坑冶皆置吏主之歲得銀視皇祐增九萬五千有奇

按宋史英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仁宗英宗每降赦書輒委所在視冶之不發者或廢之或蠲主者所負歲課率以爲常而有司有請亦輒從之無所吝故治之與廢不常而歲課增損隨之皇祐中歲得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其後以赦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冶百餘既而山澤興廢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復故者六十有八而諸州坑冶總二百七十一登號秦鳳商龍越衢饒信虔郴衡漳汀泉建福南劍英韶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軍桂陽監銀之冶八十四皆置吏主之是歲視皇祐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

神宗元豐元年諸院治總收銀二十一萬兩有奇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熙寧八年令近院治坊郭鄉村并淘採烹鍊人並相爲保保內及於

院治有犯知而不糾或停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元豐元年諸院治總收銀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五兩

徽宗崇寧三年二月庚申令天下坑冶金銀復盡輸內藏

按宋史徽宗本紀云云

大觀二年詔坑冶方檢視而私淘取者以盜論陝西坑冶改併入轉運司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大觀二年詔金銀院發雖告言而方檢視私開淘取者以盜論院治舊不隸知縣縣丞者並令兼監賞罰減正官一等有

治地知縣月一行點閱言者論其職在宣導德澤平征賦獄訟不宜爲課利走山谷間遂已之八月提舉陝西院治司改併入轉運司

政和三年詔陝西措置官兼川路金銀院治事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政和三年尚書省言陝西路院治已遣官吏提轄措置川路金銀院

治典廢慮失利源詔令陝西措置官兼行川路事院治所收金銀銅鉛錫水銀朱砂物數令工部置籍籤

注歲半消補上之尚書省自是戶工部尚書省皆有鈎考然所憑帳狀至有有額而無收有收而無額乃責之縣丞監官及曹部奉行者而更督遞年違負之數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丙子括借金銀

按宋史欽宗本紀云云

高宗建炎三年八月己亥減福建廣南歲上供銀三之一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孝宗隆興二年立院治官歲收買銀轉官推賞之例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隆興二年院治監官歲收買銀及十萬兩者轉一官守梓部內歲比祖額增銀十萬兩亦轉一官令丞歲收買及監官格內之數減半推賞

乾道二年比較金銀銅冶歲入之數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南渡院治廢興不常歲入多寡不同今以紹興三十二年金銀銅鐵

鉛錫之冶廢興之數一千一百七十及乾道二年鑄錢司比較所入之數附之湖南廣東江西金冶二百六十七廢者一百四十二湖南廣東福建浙東廣

西江西銀冶一百七十四廢者八十四潼川湖南利州廣東浙東廣西江西福建銅冶一百九廢者

四十五舊額歲七百五萬七千二百六十斤有奇

淳熙元年冬十月辛酉立金銀出界罪賞

按宋史孝宗本紀云云

淳熙六年春正月壬申獨夔州路上供金銀

按宋史孝宗本紀云云

淳熙九年九月乙未禁蕃舶販易金銀者爲令

按宋史孝宗本紀云云

光宗紹熙三年二月丁酉申嚴錢銀過淮之禁

按宋史光宗本紀云云

寧宗慶元二年以歲入虧額三宮諸費皆一分支銀

二分支會子

按宋史寧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慶元二年宰執

言封椿銀數比淳熙末年虧額幾百五十萬今務場所入歲不滿三十萬而歲奉三宮及開寶費約四十萬恐愈侵銀額欲權以三分爲率一分支銀二分支會于上曰善

金

海陵正隆三年二月甲午遣使檢視隨路金銀冶

按金史海陵本紀云云

世宗大定五年聽人射買寶山縣銀冶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大定十二年十二月辛亥詔金銀院治聽民開採毋得收稅

得收稅

按金史世宗本紀云云

章宗明昌五年九月戊辰初令民買撲隨處金銀冶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元

世祖中統元年六月庚申罷金銀院治所役民夫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中統三年以宣德州德興府等處銀冶付匠戶輪課

按元史世祖本紀中統三年八月甲午博都歡等奏請以宣德州德興府等處銀冶付其匠戶歲取銀及石綠丹粉輪官從之

中統四年三月己亥諸路包銀以鈔輪納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四年五月壬子敕諸路官吏俸令包銀民戶每

四兩增納一兩以給之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九年五月庚午罷西蕃禿魯干等處金銀礦戶

爲民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十一年令王庭璧於檀州奉先等洞採銀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銀在大都者至

元十一年聽王庭璧於檀州奉先等洞採之

至元十五年令關世顯等於薊州豐山採銀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銀在大都者至

元十五年令關世顯等於薊州豐山採之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癸卯罷湖廣行省金銀冶提舉

司以其事隸各路總管府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年六月丙戌申嚴私易金銀之禁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一年定金銀價立建寧南劍等處銀場提

舉司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定金銀價

按食貨志銀在江浙者至元二十一年建寧南劍

等處立銀場提舉司煬煉

至元二十三年令部州路曲江縣銀場聽民煬煉輸

銀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銀在湖廣者至

元二十三年部州路曲江縣銀場聽民煬煉每年輸

銀三千兩

至元二十六年遣工即高麗地發民冶銀禁沮擾魏

天祐銀課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六年夏四月癸酉以高麗國

多產銀遣工即其地發旁近民冶以輸官九月乙巳

詔福建省及諸司毋沮擾魏天祐銀課

至元二十七年撥民戶鑿雲州銀洞設銀場官掌之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七年三月己未發雲州民夫

鑿銀洞五月戊午尚書省遣人行視雲南銀洞獲銀

四千四十八兩奏立銀場官秩從七品 按食貨志

銀在雲州者至元二十七年撥民戶於望雲煬煉設

從七品官掌之

至元二十八年罷買銀提舉司又開銀場置銀冶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八年秋七月戊申罷江南諸

省買銀提舉司十一月辛酉置望雲銀冶 按食貨

志二十八年又開聚陽山銀場

至元二十九年罷福建銀鐵提舉司及福建興寧國

路鑿山鍊銀事禁商賈私以金銀航海酌免蒙山鍊

銀役夫田租又立雲州等處銀場提舉司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九年春正月庚子江西行省

左丞高典言福建銀鐵又各立提舉司亦爲冗濫請

罷去詔從之禁商賈私以金銀航海癸丑江西行省

伯顏阿老瓦丁言蒙山歲課銀二萬五千兩初制鍊

銀一兩免役夫田租五斗今民力日困每兩擬免一

石帝曰重困吾民民何以生從之八月戊午福建行

省參政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鍊銀歲得萬五

千兩天祐賦民鈔市銀輸官而私其一百七十錠臺

臣請追其賦而罷鍊銀事從之冬十月癸丑命趙德

澤吳榮領逃奴無主者二百四十戶淘耕田于廣

寧藩州十二月癸巳中書省臣言寧國路民六百戶

鑿山治銀歲額二千四百兩皆市銀以輸官未嘗採

之山乞罷之制曰可 按食貨志二十九年遂立雲

州等處銀場提舉司

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令江西銀場自今從實辦課不爲額

按元史成宗本紀三十一年夏四月甲午即皇帝位冬十月辛巳江西行省臣言銀場歲辦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能堪命自今從實辦之不爲額

成宗元貞元年罷福建銀場提舉司立江潮洞冶轉運司

按元史成宗本紀元貞元年三月戊午罷福建銀場提舉司其歲額銀以有司領之十一月辛巳立江潮金銀銅冶轉運使司

元貞六年八月朔禁船舶商毋以金銀過海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大德二年二月乙酉罷建康金銀冶轉運司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武宗至大三年立上都中都及雲州朝河等處銀冶提舉司又以尚書省臣言增辦新礦銀課

按元史武宗本紀至大三年六月己酉立上都中都等處銀冶提舉司秋正四品尚書省臣言別都魯思

雲州朝河等處產銀今往試之得銀六百五十兩

詔立提舉司十一月辛巳尚書省臣言上都中都銀冶提舉司達魯花赤別都魯思去歲輸銀四千二百

五十兩今秋復輸三千五百兩且言復得新礦銀當

增辦乞加授嘉議大夫從之

仁宗延祐三年李允直包河南銀場課銀

按元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銀在河南者延祐三年李允直包羅山縣銀場課銀三錠

延祐四年立遼陽銀冶提舉司又聽李珪等包河南銀洞課銀

按元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銀在遼陽者延祐四年惠州銀洞三十六眼立提舉司辦課在河南者延祐四年李珪等包霍丘縣豹子崖銀洞課銀三十錠其所得礦大抵以十分之三輸官此銀課之典

革可考者然也

延祐七年三月庚寅英宗即位秋七月辛丑以遼陽金銀冶歸中政院

按元史英宗本紀云云

英宗至治三年罷上都等處金銀冶聽民採鍊

按元史英宗本紀至治三年春正月壬寅罷上都雲州興和宣德蔚州奉聖州及雞鳴山房山黃蘆三漢諸金銀冶聽民採鍊

泰定帝泰定二年除江淮冊科包銀聽民採鍊永興銀場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泰定二年閏月壬子朔詔除江淮冊科包銀壬申罷永興銀場聽民採鍊以十分之二輸官

泰定四年春正月壬子以中政院金銀冶歸中書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致和元年夏四月戊午禁偽造金銀器皿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文宗至順二年夏四月丙午朔全軍民王脫歡獻銀鑛詔設銀場提舉司隸中政院

按元史文宗本紀云云

順帝至正十二年五月己卯罷瓜兒棚等處金銀場

課

按元史順帝本紀云云

明

太祖洪武二十年衛校丁成獻策採取河南陝州銀鑛不計

按實錄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較下紋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鑛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銅閉已久採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聞元時江西豐城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蓋物產有時而窮歲額則終不可減有司貪爲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成祖永樂十九年差御史監生人等開辦福建浙江銀課

按明會典云云

宣宗宣德七年奏准福建浙江等處解納歲辦銀課之例

按明會典宣德七年奏准福建浙江等處解納歲辦銀課每年各處會合止解二次各輪委官一員護送英宗正統三年罷開辦銀課封閉各處坑穴仍定軍民私煎銀鑛問罪之例

按明會典正統三年令罷開辦銀課封閉各處坑穴其福建浙江等處軍民私煎銀鑛者正犯處以極刑家口遷化外如有逃遁不服追問者量調附近官軍剿捕

正統五年定浙江福建偷挖銀坑之罪首從各有差

此為試讀, 需要完整PDF請訪問: www.ertongbook.com